

# 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39



湖北人民出版社



326

## 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 10086·321 定价 0.12 元

## 毛主席语录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目 录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初 澜	(1)
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初 澜	(12)
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	初 澜	(18)
驳一种修正主义的音乐谬论·····	宇 晓	(21)
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一种表现·····	俞 晴	(26)
擦亮眼睛 投身战斗·····	王双印	(34)
必须坚持音乐领域的阶级斗争·····	史 鏊 音 苑	(37)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艺术是超阶级的·····	刘连生	(44)

114997

#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

初 涸

当前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正在展开。这场讨论，反映了音乐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我们相信，通过辩论，必将对今后社会主义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九六三年，音乐战线曾展开过关于德彪西问题的讨论，对某些吹捧西方印象派音乐理论与作品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那次批判，对于当时泛滥于音乐界的崇洋复古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它与当前这场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应该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西方资产阶级音乐这个问题展开的。当前这场讨论，更集中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音乐理论的核心——人性论；批判的作品不仅触及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印象派、现代派音乐，而且触及到资产阶级的古典音乐。

所谓古典音乐和印象派、现代派音乐，其实是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思想感情在音乐上的反映。二者在历史作用和艺术形式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若干作品不同程度地有反封建的历史作用，后者完全没有；前者在艺术形式上对我们来说，尚有

某些可供借鉴之处，后者则一无可取），但它们在创作思想和创作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贯串着资产阶级人性论。这种人性论后来又被修正主义承袭下来，继续扩散其反动影响。当前出现的那种宣扬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无社会内容的论调，它的实质就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这次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有的是有标题的，有的是无标题的，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把音乐作品分为“标题音乐”与“无标题音乐”，单纯从标题上去划分音乐有无社会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抹煞阶级内容的手法。我们只有具体地分析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的阶级内容，抓住修正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一实质，彻底揭露其欺骗性和危害性，才能把这场讨论和批判进一步地引向深入。

毛主席在批判人性论时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重温这段话，对于我们揭露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本质，对于我们认识音乐的阶级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抽象的人性论，从来就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器。特别是行将灭亡的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更是死抱住人性论不放，把它作为挽救本阶级的灭亡，疯狂进行复辟活动的舆论工具。一心妄想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孔老二，可算得上鼓吹人性论的祖师爷了。他和他的门徒极力鼓吹什么“仁”与“和为贵”

之类的说教，叫嚷“人要是离开了仁，怎么能推行乐教呢？”（“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强调“音乐的作用可以唤起人们和谐的感情”（“乐以发和”，引自《史记·滑稽列传》），“音乐的根本任务是搞调和”（“和，乐之本也”《吕氏春秋·察传》）。孔丘所谓的“仁”与“和”，就是抹煞矛盾，否认斗争，反对革命，坚持开历史的倒车。他在政治上主张复辟奴隶制，在文艺上必然要搞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他大肆吹捧奴隶主阶级的“君子之乐”，拚命打击适应社会变革的民间音乐，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体现儒家观点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更是起劲地宣扬：音乐的作用就是为了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们互相亲近，没有怨恨（“乐者为同”，“同则相亲”，“乐至而无怨”《乐记·乐论》）。又说什么有了“礼”，就能划分贵贱等级；而音乐统一了，就能使上下、贵贱不同等级的人们互相关系和睦（“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记·乐论》）。这就是要通过传播反映奴隶主阶级思想感情的“君子之乐”，掩盖剥削，掩盖阶级矛盾，腐蚀劳动人民的斗志，使他们驯服地接受剥削和压迫。历史的阶级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必定要鼓吹人性论，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在复辟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也极力鼓吹人性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搜罗了一切人性论的破烂，不遗余力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音乐，吹嘘它们充满了所谓“人民性”和“人类的共同感情”；胡说资产阶级古典音乐“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或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感染力上，都是没有界限的”，“始终能够使政治见解各不相同的人们都得到艺术欣赏的快感”，着力掩

盖作品所反映的阶级内容，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全民的”、“全人类”的人性。苏修叛徒集团在宣扬人性论方面所花费的气力，比历史上地主资产阶级以及老修正主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和腐蚀苏联人民的革命意志，加强其法西斯专政。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周扬一伙大肆贩卖封、资、修文艺和人性论的黑货，同样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在这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出现的许多掩盖资产阶级音乐阶级内容的人性论观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否认音乐作品的社会内容。例如，宣扬德彪西的标题音乐作品“传达出一种新的对自然世界的充满诗意的感受”，“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

二、用抽象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来掩盖感情的阶级性。例如，鼓吹资产阶级音乐表现了所谓“人的崇高的感情”、“真挚的感情”等等。

三、宣扬音乐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社会作用。例如，鼓吹要“让人民都能享受”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中“健康而明朗的作品”，甚至胡说什么古典音乐能“鼓舞着我们今天更奋勇地为和平、为进步、为全人类更光辉的未来而斗争”。

只要我们作一简单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前出现的宣扬古典音乐“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只有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和“健康、明朗”等等修正主义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地主资产阶级、新老修正主义早已唱滥了的老调子。只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的形势下，这些老调子适应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需要，又重



新冒了出来。

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吗？抹煞了音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音乐岂非就成了赤裸裸的“纯粹的音响形式”？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什么“纯音乐”，什么唯美主义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它既否认了音乐内容的阶级性，同时又否认了审美的阶级性。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在阶级社会里，总是离不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音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必然包含具体的阶级内容，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社会内容”。例如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作曲家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内容，反映了与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与政治要求，适应了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阶级专政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中曾指出：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是德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贝多芬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鲜明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理想，成为德国古典作曲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但是，正因为贝多芬等古典作曲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反映社会内容的，他们不可能不带有本阶级的偏见。他们的作品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也具有欺骗性的一面。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

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贝多芬所处的十九世纪初的历史环境下，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封建割据造成的国家分裂的革命要求。但是，作品中鼓吹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音乐作品，才能真正看清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阶级实质，以及它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与消极作用。而抛开阶级分析，否认古典音乐作品有“社会内容”，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阶级的空空洞洞的东西，实际上是为掩盖其阶级内容制造了一块遮羞布。

在这块遮羞布的后面玩弄的把戏是这样的：既然具体的“社会内容”没有了，那就只能把资产阶级音乐说成是“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里所谓的“某种情绪”，是指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情绪呢？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这是在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列宁在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指出：“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因为“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进一步，退两步》）回避明确地提出问题，目的是为了掩盖阶级内容。而这种修正主义论调宣扬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某种情绪”，其实正是资产阶级“人性”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任何音乐作品都不是超阶级的个人情绪的表现，总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不论是古典的还

是现代派的，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其中所表现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不管怎样隐晦曲折，总是反映着本阶级的政治要求，从属于本阶级的政治路线的。例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作品。这部乐曲的第一乐章的主调，根据贝多芬自己的解释，是描写“命运的敲门声”。整个乐章通过主调和副题两种音调的对比和变化，表现所谓“人与命运的搏斗”，实际上反映了十八世纪末期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政治愿望。这里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就是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如果说，从上述一个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的阶级倾向，那么，从不同阶级的作品的对比中，更可以看出阶级本质的差异。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年代尤其如此。例如在十九世纪末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巴黎公社的革命风暴猛烈冲击下摇摇欲坠。势不可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反映在狄盖特于一八八八年作曲的《国际歌》中，是一种充满战斗豪情、气势磅礴的音乐形象。它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彻底革命精神。而在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许多音乐作品中，却是充满了“世纪末”的极端颓废、绝望的情绪。这种音乐形象，如同“一架发了疯的钢琴”，完全是一个面临灭亡命运的没落阶级丑恶灵魂的自我写照。

《国际歌》与德彪西作品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前者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兴起，后者标志着资产阶级音乐已经走向没落、腐朽。而这，又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的帝国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音乐领域中的必然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音乐领域中的两军对垒，正是反映了这两个对立阶级在政治领域中的激烈斗争。如果

用那种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的观点来代替具体的阶级分析，就必然会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音乐作品混为一谈，这样，既掩盖了音乐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里加的唯一主义观点时，曾经指出：“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神圣家族》）这句话，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一个分歧点。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揭露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掩盖的东西；而他们贩卖人性论，恰恰是在“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修正主义的这种“本领”，我们不是已经领教够多了吗？

人性论掩盖资产阶级作品的阶级内容，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美化它，使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的人性论观点就是这样：先是一笔抹煞了资产阶级古典音乐的阶级性，紧接着就公开吹捧这些作品是“健康、明朗”的。原来前面说的那句“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就是为了引出和烘托出这个“健康、明朗”的主调！但这种调子也是老掉牙了，它不过是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有益无害”论、“咖啡文艺”的翻版。既然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对无产阶级来说，内容是“健康”的，形象是“明朗”的，那还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分析、批判么？不必了，“全盘继承”就是了。还要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么？也不必了，只要把那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音乐作品统统拿到我们舞台上演奏就行了。推而广之，一切封、资、修的文艺作品都可以通过“健康、明朗”的人类共同的“某种情绪”打开缺口，卷土重

来，重新向无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来说，哪里是什么“享受”？这是腐蚀和毒害！

在音乐领域里，要不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关系到这一领域前进还是倒退，是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回到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的老路上去的问题。当前，音乐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崇洋复古的倾向，其实质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开倒车，恢复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一套。这种崇洋复古倾向的思想根源就是人性论。

音乐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人性论的流毒，就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崇洋复古的倾向。人性论抹煞阶级界限，使人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丧失革命警惕，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资产阶级的投降。所谓崇洋复古，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音乐界的某些人，对外国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盲目崇拜，赞叹不已，甚至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失去警惕。他们总觉得西方古典音乐就是“高”。只要一说到“要提高创作、演奏水平”，就拜倒在西方古典音乐的脚下，而对我们革命的、民族的优秀作品，对我们的革命样板作品，则对不起，全忘了，把文艺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这表面上看来是个崇拜西洋音乐技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受人性论的影响太深，思想上分不清资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界限。音乐领域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音乐阵地，要改造音乐队伍，要克服崇洋复古倾向，就必

## 必须坚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们批判崇洋思想，并不是说以后“洋”的全不要了。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西方古典音乐，就说我们是“排外”。这种别有用心地攻击，恰好暴露了自己骨子里的“媚外”。另外，有些同志则把批判和借鉴对立起来，以为要批判就不能借鉴，要借鉴就不能批判。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无产阶级对西方古典音乐，从来不是一概肯定，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一贯方针，批判其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改造和利用其某些可取的艺术形式。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也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因为在具体的作品中，形式总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我们对某些古典音乐的艺术形式进行改造的同时，它所表现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容又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这里存在着一个谁改造谁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古典音乐作品，首先从思想内容上划清阶级界限，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对我们有用的和无用的不同成分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这才可能谈得上有益的借鉴。如果我们的同志听信了人性论抹煞阶级界限的一套鬼话，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在资产阶级文艺面前丧失了鉴别和批判的能力，那就只能被它改造过去，成为它的俘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借鉴呢？因此，要贯彻执行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也同样必须批判人性论。无产阶级已培植成功的十几个革命样板作品，正是由于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坚

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是我们文艺战线（包括音乐战线在内）的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决不可因为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而放松了这项重要的批判任务。今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资产阶级人性论还会变换各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对此，我们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给予坚决的回击。让我们在当前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更进一步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

## 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初 澜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是否反映社会内容、有无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音乐界和各级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注意。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很重要，这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同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直接有关的一件大事。“大事要讨论，讨论才能引起注意”。我们应当关心这个讨论，并将这一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对某些无标题音乐作品作些分析评价吗？或者是为了对音乐的标题性或非标题性问题作学术研究吗？统统不是。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音乐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有人持有“无标题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这种反动观点很有代表性，它比较集中



地代表了音乐界所存在的一种崇洋复古倾向。这一倾向不但表现在音乐理论方面，而且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所反映。这一倾向也不仅仅限于音乐界，它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和当前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某些地区所出现的文艺黑线回潮现象相联系的。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

如何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有人说：欧洲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些乐曲既无情节，也无标题，音乐还是健康明朗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无非是想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音乐艺术，仍然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是“无害”的。试问，为宫廷社会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经常演出”的曲目，能否用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兵“经常演出”？十七世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即所谓“古典音乐”，应该怎样向二十世纪的革命群众作介绍？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情绪”，能否和音乐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依附的阶级以及他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世界观、艺术观等等截然分开？离开了阶级立场而空谈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认为音乐只是表现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就否定了音乐的阶级属性。这种超阶级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科学论述，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这种宣扬音乐可以不反映社会生活的谬论，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